

怒海求生記

• F-100 •

飛行前輩鍾力夫是空軍官校第四十六期，六、七〇年代曾任戰鬥機飛行員，退伍後分別考進永興航空與中華航空，並於這兩家航空公司任職機師乙職，他人生的一半時間都在飛行崗位上，飛行是他畢生的最愛。

鍾力夫是空小班上同學的夫婿，曾列驍勇空軍的一員，為保衛臺海付出了青春歲月，因著他駕駛的機型，我們給他取了一個「F-100」的稱號，同時也尊稱他一聲「鍾哥」；雖是尊稱，但大夥有時候會開玩笑問他，「您是姐夫，還是妹夫呢？」引得他哈哈大笑。

班上聚會時，常聽鍾力夫敘述飛行軼事。當時戰鬥機飛行員是被人欽羨的行業，因為不是所有人都

可以凌雲御風，在詭譎多變的臺海情勢下，貢獻己身之力；但同時卻必須擔負極高的風險，且看新店空軍碧潭公墓裡，埋葬了多少英年早逝的飛行員！

空軍上將趙知遠將軍曾在《越戰憶往》一書中表示：「飛行員壽命能活過四十就算長壽。」道盡了在英勇衛國的背後，飛行員個人與其家人所揹負的沉重壓力！即便如此，能夠遨遊藍天，與白雲為伍，享受噴射速度的快感，仍是許多人甘冒生命風險，躍躍欲試的動力。雖然飛行的風險極高，但透過平時扎實的訓練與臨場正確判斷的處置作為，確實能降低意外風險，甚至在遭遇空中偶發狀況時，化險為夷。



飛行是一個具相當風險的職業，但在許多人眼裡，卻是夢寐以求崇高的志業，即便賭上生命也要勇敢追夢；而鍾力夫正是追夢成功的天之驕子，坐在油箱上的他，顯得英氣煥發，得意愉悅之情，完全寫在臉上。

猶記得鍾力夫曾敘述一次擔任長機，海上驚險求生的故事，特將其摘記如後：

事件發生於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八日上午九時，四架F-100型機於嘉義基地起飛，執行臺金班機掩護任務，領隊是任三號機的副隊長樂勤中校。掩護任務預定於當日十時左右結束，當時四架任務機採Flow four（流動）戰鬥編隊隊形，在高度兩萬七千英尺的澎湖、金門上空飛行。

此時鍾力夫突然聽到引擎壓縮器失速的爆炸聲，檢查儀表發現火警及過熱警告燈號亮起，尾管溫度上升至攝氏九百度（正常巡航溫度大約五百度左右），轉速表指示為百分之零（正常轉速為百分之九十）。



F-100型機是我國第一架超音速噴射戰機，也是我國空軍史上第一種採用的世紀系列戰機，由於每架飛機都有獨特的飛行特性與缺點，相當仰賴精確的後勤維護；也因為鍾立夫在成功跳傘後，特別向勞苦功高的後勤人員，表達最深的謝意。

見狀四號機用無線電報呼「阿蘭，three（阿蘭是領隊之呼號）」。「你飛機起火了！」鍾力夫自己明白，馬上報告領隊，領隊要他立即轉向空軍馬公基地緊急迫降。當他左轉飛向馬公，高度從兩萬七千英尺下降至兩萬五千英尺，正打算用無線電詢問後方四號機飛機燃燒情形，無線電卻在此時失效，這代表飛機已經完全失去電力，鍾力夫判斷應是電瓶電力無法維持無線電通訊所致。

此時已別無選擇，只有彈射跳傘一途。F-100型機彈射座椅是火箭彈射，拉起手柄後，座艙罩隨即飛離機身，人椅瞬間彈出機體外；約十秒鐘，鍾力夫即失去意識，等到清醒過來，他的身體正呈自由落體快速下墜，他擔心降落傘無法自動張開，正打算

用手動方式拉開傘環時，身體突然有種被拖住的感覺，抬頭一看，美麗的紅白相間降落傘，在頭頂張開，此時無暇高興當時高度約為一萬英尺，寒流天，溫度約攝氏五度，風速每小時四十哩，必須細想下一步程序。

第一步要拉開單人救生艇（此艇裝置平時於座椅內，求生背包也在其中）；第二步為穿戴於身上左右各一的求生背心充氣；第三步是落海時要注意解傘時機。

鍾力夫當下竟想起前一年十二月發生的跳傘逃生事故。一位隊友起飛後飛機故障，同行的伙伴見他彈射跳傘成功，降落傘也已開傘，都認為應該可以成功生還；但事後搜救飛機卻無法在失事現場找到該名飛行員。事發一週後，高雄外海找到一具飛行員遺

體，身上被傘繩緊緊纏繞。

降落傘左右各有兩條解傘繩，當傘張開後，要先釋放兩條傘繩，讓降落傘如滑翔翼般，在操控下降落。當時鍾力夫拉了半天都無法拉掉傘繩，遂用隨身攜帶的傘刀割斷，原本搖搖擺擺的下墜姿態，始呈平穩。

落水前必須立即解傘，以免風大造成傘拖而溺水；但要注意解傘高度不可過高，且解傘時機，還要目視海面浪花，等確實聽到海浪聲音時，雙手才能伸到解傘環內，並於雙腳碰水之際，即刻解傘。

解傘後，降落傘如火箭般飛至前方，顯見當時海面風速非常大。落海後，鍾力夫見單人救生艇，在不遠處，且小艇以一條帆布帶，連在身上的環扣上，以為很容易就能牽拉近身；然而，海面風速甚大，鍾力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過救生艇，並爬上躺下，尋找求生包；但求生包早已不知去向。救生包內有各式各樣的求生物品，包括無線電、兩枝信號彈（一頭是白天用，另一頭是晚上用）、海水染色粉、驅鯊粉、海水變淡水劑及水袋、求生手冊、反光鏡、划槳、口糧、急救藥品、甚至還有魚鉤及魚線；但這些求生用品全都不見了。鍾力夫當時的心境就像世界末日般低落絕望

，且海水灌滿了全身，身體冷得直打顫、發抖；沒想到，不久就看見兩架F-100型機從頭上低空飛過，頓時內心又燃起了希望。

由於風浪太大，小艇一直上下搖晃，浪高時猶如置身三層樓頂，下一秒又隨著浪勢跌身谷底，這般折騰後，產生了嘔吐現象。此時求生訓練的情景浮現腦海，鍾力夫遂將飛行衣拉鍊打開，將嘔吐物吐在敞開的衣服裡，避免嘔吐物濺飛艇外，引來鯊魚攻擊。

此時，身體已漸漸失溫，越來越虛弱；迷糊中，感覺烟霧在四週瀰漫，不久聽到直昇機的聲音，是蔡喜康與江衡華所駕的HH-12，把他從海



登機起飛前，鍾立夫以帥氣的姿態，右手扶著座艙罩，左手提著飛行頭盔，與該次任務座機合影。

面吊掛上機，降落於馬公機場後，再轉乘HH-12水上救護機返回嘉義基地。

飛機一落地，就聽到鞭炮聲，是聯隊長爲了慶祝搜救成功，特別下令燃放鞭炮，以祝賀鍾力夫平安歸來。在身體檢查無恙後，他被安排至各基地，對飛行員講述「跳機落海之處理作業」，分享個人成功跳傘經驗，希望對以後同袍發生類似意外時，有所幫助。

冬季海水接近攝氏零度，鍾力夫能在艱難緊急的情況下，做出一連串正確的處置，在當時是非常寶貴的經驗。此事件不但是鍾力夫臨危不亂，緊急程序處置得宜，更賴空軍救護中

隊的及時尋獲，才能讓他逃過一死。一片盛讚中，鍾力夫不獨覽全功，除了感謝救護隊將他從瀕臨死亡的危急中救出，更將功勞歸於地勤人員的盡忠職守，確保飛機所有裝備的妥善無虞，包括降落傘自動裝置以及傘內裝置之求救訊號機（Beeper），才能給予危急中的飛行員最大的安全保障。

這是五十五年前，農曆過年前三天發生的事，鍾力夫說：「感謝上天給予他之照顧」。



即便經歷過生死一瞬的鍾力夫，卻仍熱愛飛行，卸下戎裝後，投入民間航空公司服務，繼續與藍天白雲爲伍。